刘家魁叙事诗选

刘家魁 著

时代文艺出版社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书　　名：刘家魁叙事诗选
作者：刘家魁著
出版社：时代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 . 12
印张：7.735
ISBN 7-5387-1926-1　　V.I227.3

目　录

001 自序

上　卷

003 往日的祈祷
008 因为我是母亲
013 呼救
018 疯狂徐渭
027 孩子与天鹅
036 黄犊之死
044 坏导师
047 天使
055 东邻
061 西子还乡
073 寻找父亲
084 永恒的凝望
090 罗坪山悲歌
100 袁世凯的故事（二首）
107 三条狗
114 狗为什么都露着牙齿？
121 最后的愤怒
125 沉沦

MU LU

128 李白之死
131 依靠
136 桂
139 黄昏的故事
142 酒的源头之歌
146 父亲

下 卷

151 一个英雄和三个败类
157 归来
164 方向
173 国殇
180 保卫台湾
196 笼子里的天真之歌
201 纸鸽子
205 老兵哈布林之歌
208 法图拉哀歌
212 伤兵
217 石榴之心
226 随军记

自　序

汉民族没有史诗，连小叙事诗也极少，在浩如烟海的古典诗歌遗产中，只有《古诗为焦仲卿妻作》（孔雀东南飞）、《木兰辞》、《琵琶行》、《长恨歌》等屈指可数的小叙事诗。现、当代新诗中，更只有孙毓棠的《宝马》、李季的《王贵与李香香》等较为知名。英国的拜伦、印度的泰戈尔、俄国的普希金写有较多的长、短叙事诗，德国的歌德和席勒也曾在一年中友好地比赛写小叙事诗，意在提倡，结果那一年被誉为德国的“叙事诗年”。

我写的第一首小叙事诗是《随军记》，时在1983年8月，写一位牺牲的军人的妻子接替其未竟事业的故事，发表在1984年第11期《解放军文艺》上。给我带来诗人声誉的成名作，是发表在1984年12期《诗刊》上的《一个英雄和三个败类》，20年后的今天，该诗仍被一些诗选收入。当时的《诗刊》编辑、诗人、诗评家——唐晓渡先生读到该诗稿时，颇为震惊，他给我写信时竟劈头就问：你是谁？我怎么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没听说过你？你怎么能写出这样一首大诗？这将是中国诗坛1984年最重大的收获之一……这给了我很大自信和鼓舞，使我在创作抒情诗的同时，有意搜寻适合写小叙事诗的素材，企图在小叙事诗创作方面能有所开拓和贡献。为鼓励我，原《诗刊》编辑、老诗人王燕生先生，曾建议我不要写旧体诗，而专心致志地去写史诗。迄今为止，我已创作、发表了四十余首小叙事诗（包括古体的，未收入此书），除了《一个英雄和三个败类》，还有不少发表后产生了较大的反响，或入选《20世纪汉语诗选》，或入选《新中国军事文艺大系》，或入选中国年度诗选，或被诗歌学术著作当作范诗全诗引用并评析。

在中国的诗歌史上，似乎还没有哪一位诗人写有我这么多的小叙事诗，因为如此，我出版这么一本个人的小叙事诗选，就不是一件没有意义的事情了，至少，它对中国的诗歌，有一点补白价值吧？

作　者

2004年8月16日于宿迁

上　卷

LIUJIAKUIXUSHISHIXUAN

往日的祈祷

——读故乡泗阳县志，内有《禳蝗文》一篇，似讽似谣，如泣如诉，却不见流传，特翻译成白话，以为备忘。

这是我，一个敬神的老农
用泪水洗净了脸
又用锯齿梳了梳混乱的白发
又卖了裤子买来一炷好香
又逮去了身上的大个儿的虱子
我怕它会在中间咬断我的祷告
城隍之神啊
我对您是多么虔诚

我并不是为我自己祈祷
城隍之神啊！我眼瞅着就要死了
凭我一生对您信奉跪拜
我的灵魂肯定能到您那儿去享福
神哪！这是为了我的儿孙
和这片土地上比我年轻的百姓
他们的头发还是青的

如这五月里的禾苗
他们还得活一阵子
他们如这五月里的禾苗
还在干旱中挣扎，却又遭了蝗虫

神啊！您知道不知道
去年的，去年的去年的和
去年的去年的去年留下的蝗种
都在今年出生了
比苍蝇还多！比蚊子还多
比我身上的虱子和虮子加起来还多
黑压压的，密簇簇的
白天黑夜地，黑夜白天地
在啃豆叶，在嚼棉枝，在掏黍心……
神哪！您主管我们这一方善恶生死
神哪！您就显一回灵发一回慈悲吧
救救真爱您最敬您的顶可怜的百姓

神啊！我知道蝗虫不是一般的虫
它们用皇帝的皇字作名字就是证明
神啊！我知道蝗虫也叫天虫
(天虫也是虫呀，它们不会
不受谁的指使就随意降临)
从前有一个人想捕杀它们
它们一下子就全都变成蝴蝶飞走了
有一个博学的读书人
说它们和凤凰一样神圣
神啊！我知道蝗虫不是一般的虫

可是神啊！我听说蝗虫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只在乱用兵马杀人夺权时才生
只在官家堕落贿赂买官时才生
可是神哪！今年天下太平呀
疆土都分封给了有功的大臣
官府的大堂上都高挂着金匾
上面都大写着：清廉、公正
可是神哪！不该生蝗虫时
蝗虫怎么就生出来了呢？
神哪！没有谁比您看得最清了
这是司蝗之神睡觉了呢
还是官家又欺骗了我们？

神啊！我还听说
蝗虫的头如果是红色的
是因为文官们贪婪阴毒
蝗虫的头如果是黑色的
是因为武官们贪婪残忍
可是神哪！今年的蝗虫的头
红色的黑色的都有
还有金黄色的呢
神啊神啊！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情?!

明察的神啊
文官阴毒，武官残忍
蝗虫应该去啃食他们的黑心呀
怎么反倒来加害百姓？
百姓们已经生不如死了
我的儿子们在吃草吃树
我的可怜的小孙子饿极了在吃泥土
要是能让禾苗结出籽实

哪怕租税比去年更多
哪怕官府只留给我们一成
也不会死了孩子们的贪生之心
明察的神哪！这蝗虫
到底是天帝的虫还是皇帝的虫？

无私的神哪！我永远也不会相信
这会是因为司蝗之神也受了贿赂
才派蝗虫下凡，替官府
惩罚交不起租税的百姓
这也许是我们的过错
我们穷昏头了！竟忘了
给司蝗之神也塑一尊金身
竟忘了也献给他一份牺牲
城隍之神啊！请您转告他
千万千万别再怪罪我们
千万千万请先把蝗虫收回
我这就替儿孙们许下心愿
只要他让蝗虫去啃那该啃的
我们保证一样对他烧香磕头
还要补上以前缺少的贡奉

仁爱的神哪慈悲的神哪！就算是
蝗虫忍心啃我们的命根子禾苗
仁爱的神啊您也不会忍心
我们就差没把皮剥下来交税了
我们都无力扑打蝗虫了
连这祷告我也担心说不完就得饿死
可是，仁爱的神哪！我祷告半天了
怎么您的表情没有一丁点儿的变化？

您是聋子吗？还是听不懂我的话？
唉！我的牙齿都硌掉了
又带着哭腔，恐怕您真的没听清
这可怎么好！我想再重新祷告一遍
却再没有裤子换香了
更没有力气发出声音
仁爱的神哪！您一定是听见了吧？
一定是我自己的眼神不好
没有看清您的真实面容
仁爱的神啊您怎么会无动于衷！

万能的神哪！您看
这么长的一灶香已经都燃成了灰烬……
哎哟！怎么？这几只蝗虫吃红了眼
竟然敢当着您的面
啃我的脚后跟
哎哟！神　神啊神——啊——

1987 年 3 月 13 日—15 日

原载《星星》诗刊 1988 年第 4 期，入选《20 世纪汉语诗选》（上海教育出版社 1999 年 12 月版）。

因为我是母亲

五年前新闻媒体广为报道的被儿子抛弃的母亲，依然活在我的故乡所在县的某社会福利院里，但她至今依然拒绝说出她的儿子是谁。

我枯坐窗前，枯坐在生命的尽头
向西凝望，那渐渐暗淡的晚霞
如我望向这个世界最后的目光

以自焚照亮万物的太阳
以自焚温暖众生的太阳
就这么绝望在黑暗的冬夜里了？
就这么冻死在寒冷的冬夜里了？
我闭上双眼，斜卧病床
如斜卧深山的一棵枯朽的老柞树
浑身长满了木耳的老柞树啊
死后还在倾听着春天的消息
倾听着儿孙般的小鸟们的欢唱……

我在倾听我儿子的脚步声

那是我曾听了整整五十年的独特的声响
我听得出来！我能从十二亿人
哦不！我能从六十亿人的脚步声中
一下子就听出我儿子的足音
五十年了，他所走的每一步
都踩在我的心尖上

这是最后的倾听了，但我听见的
是窗外带雪的北风的怒吼
——你这个老太婆怎么还活着？
你还在这里痴心妄想着什么
你的儿子早已将你遗忘……

是啊是啊！我在五年前就该死了
五年前，我的儿子就已经把我抛弃
就像吐掉咂尽甜味的蔗渣一样
就像扔掉一只喝空的奶瓶一样……

哦苍天啊！让您见笑了
让您在五年前除夕的那天早上
一睁开眼就看见了那样的一幕——
为了把我扔得远些，更远些
我的儿子特意起了一个大早
鸡叫三遍，就用独轮车推着我
走过三座桥翻过两道梁……

我怕累着儿子，就一次次劝他
——儿啊儿啊，找个没人的地方
好歹把我撂下你就回吧
反正把我扔在哪儿我都活不长

回吧回吧，你的妻子儿女还在等着你哩
等着你过一个没有我碍眼的欢喜年……

苍天在上！请宽恕我的儿子吧
一切都是我的错！我活得太久了
又老又病，白浪费钱粮
唉！牛马老了，驴骡病了
还能杀肉吃，还能剥皮卖
我老了病了，能派上什么用场！

不要说我的儿子禽兽不如啊
禽兽哪如我的儿子聪明和善良？
即使扔我时，他也还在为我着想哩
他怕把我扔得太荒远了
会被野狗掏，会被秃鹰啄，会被饿狼啃……
他把我扔在火葬场附近的田头路旁
这样，我就能保住一具全尸了
我就能被及时发现，及时火葬

我就能在冷彻骨时，冷透心时
得到人世间的最后一次温暖
虽然那温暖来得太迟，也有些过分
但我儿子对我的这一点“孝心”
总该抵消掉他的一点罪状

我和收割后的土地躺在一起
我和冻僵了的土地躺在一起
都是母亲啊，一样衰老，一样可怜
一样被自己掏空，一样被儿女遗忘……

天又下雪了，圣洁的慈爱的雪啊
一粒粒，一片片，一朵朵
把我和土地一起覆盖，一起埋葬
我们太肮脏了！我们太丑陋了
我们会污染所有爱干净的人的目光……

哦！好心人，你们不该救我啊
不该延长我这毫无意义的生命
不该延长我这毫无希望的希望
我望了五年了！我听了五年了
直到现在——五年后的除夕之夜
上帝才动了恻隐之心，才派死神来接我
接我去地狱，抑或是天堂

儿啊儿啊！娘不等你来了
娘也等不来你了
娘只能在另一个世界等你了
儿啊儿啊！你可知道那么多记者
逼着我说出你的姓名和住址
我为什么拒绝？我不能说啊
即使死后，我也不会告诉阎王

儿啊儿啊！即使你现在出现在娘面前
只要有一个人在场，娘就是咬碎舌头
也不会开口，也不会认你了
一切的一切，仅仅是因为
我是母亲！我是母亲!!我是母亲啊
仅仅因为你是我的儿子，我是你的亲娘

哦！除夕之夜……除夕之夜……

夜色中闪烁着缤纷的礼花焰火
风雪中弥漫着浓浓的酒香肉香
再过一会儿，就该是春节了
爆竹声已越来越密，越来越响

死神啊死神啊，求求您
求求您满足我最后的一次愿望
求求您绕一点儿路，向西多走几步
让我最后望一眼我的儿子一家
让我离得近一些地祝福他们几句
祝他们新　快乐，生活富裕，身体健康……

2000 年 3 月 3 日改定

原载《星星》诗刊 2001 年第 1 期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